

《聯合文學》

城市微光

東年
著

聯合文叢 566

城市微光

作者／東年

發行人／張寶琴

總編輯／王聰威

叢書主編／羅珊珊

副主編／蔡佩錦

資深美編／戴榮芝

校對／蔡佩錦 東年

法律顧問／理律法律事務所

陳長文律師、蔣大中律師

出版者／聯合文學出版社股份有限公司

地址／110臺北市基隆路一段178號10樓

電話／(02) 27666759轉5107

傳真／(02) 27567914

郵撥帳號／17623526 聯合文學出版社股份有限公司

登記證／行政院新聞局版臺業字第6109號

網址／<http://unitas.udngroup.com.tw>

E-mail:unitas@udngroup.com.tw

印刷廠／鴻霖印刷傳媒股份有限公司

總經理／聯合發行股份有限公司

地址／231新北市新店區寶橋路235巷6弄6號2樓

電話／(02) 29178022

版權所有・翻版必究

出版日期／2013年7月 初版

定價／320元

copyright © 2013 by CHEN, SHUN-SIAN

Published by Unitas Publishing Co., Ltd.

All Rights Reserved

Printed in Taiwan

城市微光



聯合文叢

566

● 東年 / 著

【自序】

A Light exists in Spring

我曾經在臺北東區的高樓上班三十幾年，也曾經從南中國海經印度洋航海到大西洋；站在駕駛艙看海上島嶼、港口和在大樓窗口看其他大樓或整個城市，感覺相仿。

城市原是統治者建造來行使權力，讓民間交換產物；也因此產生手工和商業經濟。現代城市，在這基礎上，由政府以密集的大眾運輸系統和通訊網絡，更大量聚集勞動力並且形成市場，做為各種工商運用。臺灣多山環海耕地有限，人前往城市工作和生活多是不得不的選擇，因為鄉村的經濟和生活方式對極大部分的人來說已經一去不返。

臺灣大約每三人有兩人住在都會或縣市城區，這些住商或住工聚落散布在平原或丘陵，夜裡亮起燈光會像是海上船舶，熄燈後會像是灰白或陰暗孤島；我夜裡在高速公路開車，遠看鄉鎮聚落燈影或都會沖天輝華，也是這樣想像。城市中的住工區附近有大大工廠或科學園區，工人或工程師同在

一家工廠或彼此熟識，但是工廠那樣多，工人或工程師住家附近還是會有很多陌生人。住商區主要住有上班族和中產階級，上班族或認得同一樓層的同事，不一定認得住在附近的人。在臺北市，住信義區、大安區或大同區的人，各有各的街市和生活圈而不是在整個臺北市生活，有些區在大選舉時還可能像是相互敵對的部落；五都十七縣市的任何人都境況如此。我在臺北市和近百的同事一起上班，在新北市永和區和二十三萬人住在一起，我在街上遇到陌生人覺得和他們有點關係，至於是什麼關係則不能說明白；也許，實際上確實是沒什麼關係。

在城市裡生活，人人也彼此是孤島；人流落在孤島上就會像魯賓遜漂流，必須為生命存活非常努力。日復一日年復一年，如果無人聽聞和應對，連基本語言能力都可能喪失。臺灣領有身心障礙手冊的慢性精神病患約近十一萬人，比前增逾一倍且有逐年增加趨勢；臺灣還有五百萬人曾經忍受精神官能症現象困擾。也有資深精神科醫師表示，只要有一群病患私下和你拿藥在精神科就算是成功；這顯示日漸增多的人在精神科看不好變成慢性病患。現在的社會，特別是在城市裡工作、生活以及和變化多端的人交往容易緊張，而也有因為堅持特別美學或思想和現在社會功利價值觀格格不入而患病。藥物仍然是治療最先也最常被採用的治療方式，例如憂鬱症，雖然在過去三十年治療主要發展的過程中出現了認知行為治療——這是以一種認知和改變行為技術嘗試直接改變患者思想謬誤，鼓勵患者討論和認識自己的想法，幫助患者擺脫損害性思想模式從而提升正面情緒。我以為病

患陷在正在進行中的狀態，當是很難自我抽離去遙看未來，因此，我在這本小說相關人物的探討，希望直接把心理問題當作思想方法的問題，直接認識自己心理事件發展過程和階段，而不是僅賴心理諮商檢視、管理負面情緒的指數；這是我自己知病、病病而能不病的心理經驗。

城市是中產階級的大本營，而中產階級曾經是社會改革的動力。臺灣中產階級的興起，第一波出自國民黨解嚴前後新起的官商，第二波就是黨外運動最後爭得決定性影響以至民進黨執政期間新起的官商；這些官商升級到統治的階層，所以所謂具有批判和改革意識的中產階級就是這些升級後的殘餘，這當然就是指經濟條件比社會底層略高的層級。隨著臺灣經濟的衰落這中產階級在意識、實際的質、量，一定也是相對衰落。這因為無論中產階級怎樣定義，就中間選民的兩項特質來說，如果維持他們一定中上生活水準的經濟狀況發生問題，什麼樣的社會認同對他們之中的部分人來說就不會有意義有價值。幾經猶豫，我還是任這本小說中的相關人物適其各自的意識和專業侃侃而談；無論是社會主義者、轉向者和自由主義者，他們回顧了現代以來臺灣中產階級和社會運動的內容。他們看起來有點像自言自語，但是廣眾的社會底層未至民不聊生走投無路而投入社會改造之前，這樣有如病症的言語相當能表現他們堅持的價值或虛無的本質。

進入二十一世紀的第二個十年，我們已經清楚了，所謂民主政治只是人民有投票選舉代表和官員的權力。選上的代表和官員沒必要一定代表你，他們任意腐敗你只能忍受到下一次選舉；然後，

你會發覺又選出同樣德行的代表和官員。人、社會、國家、世界的解放，那種人在精神與物質兩方面都能夠擺脫束縛和壓迫的一種狀態，也還是神話。一個人，自己，只好重新拾回那種素樸的智慧，能夠認識到自己的人生有限、活著真好、要活得愉快，或可能較善的對待自己、家人和朋友。

海明威《戰地鐘聲》原書名 *For Whom The Bell Tolls*（鐘聲為誰作響），摘自約翰·登恩 *No man is an island* 這首詩的結尾：也因此你不必打聽鐘聲為誰作響，它為你悲鳴（*And therefore never send to know for whom the bell tolls; it tolls for thee*）。這首詩說：沒有人能自行完全孤立成為一個島，因為每個人都融活在整體人類之中，任何人的死都是任何人的損失和減少。海明威因為動蕩時代、戰亂感受生命的脆弱、孤寂、徬徨、虛無和恐怖，而這個島和這樣的鐘聲是約翰·登恩，身為詩人、教士，在一次病危康復後的冥想；在他《祈禱文集》（*Devotions upon Emergent Occasions*）沉思第十七：沒有人是一個島，他說：全部的人類是一部作品，一個人死了這書不會撕去一部分而是落實到更好的言語表現，每一個章節都是這樣，因此佈道鐘聲響的時候不只是一要請來傳教師，也召喚大家集會……沒有人是個島……任何人的死讓我變小……不必打聽這鐘聲為誰作響，它為你悲鳴。

艾蜜莉（*Emily Dickinson*）有關春天的詩寫有 *A Light exists in Spring*，我這書初稿在前年冬末完成，那時候沒想到會把這首詩名作為這書自序的標題。艾蜜莉這首詩我最近幾年，常在農曆年前重讀一次，都能有新的感觸。去年冬天我再讀一次，竟然對詩中，草地那一頭遠處斜坡上最遠處的樹

(It shows the furthest tree upon the furthest slope) 有更深感受，以為可以藉這種春天的亮光想像城市微光。因此，去年冬天接著寫完《愚人國》時，我想拿這詩句做為《城市微光》寫序時的副標題；事實上，我連續在兩個冬天寫了這兩本長篇小說，正是希望重新出發總結來告別我在上個世紀的寫作，像是在在冬末風雨的城市微光中，看到春天亮麗的亮光在草地上徘徊，越過遠處的斜坡——回到極遠處的那棵樹。

二〇一三年三月六日



艾美麗站在二十一層高樓，從落地窗外望；藍天晴朗襯亮一朵朵積雲的邊絮。有些積雲結得密實，飄得很低，她想像自己是腳踏雲朵在深海幽靜裡漂浮。

「真是秋高氣爽。」遲疑幾次，她想：「去看新衣當是會比較開心。」

出門之前她給詹美鳳打電話取消門診。

早上十點環河東路上班潮已經消退許久，遠處轉角綠燈亮起才會跑出幾輛汽車和機車。

這裡正在拓寬道路，有些路段舊河堤已經拆除露出後面新造的防洪牆。她邊走邊瀏覽殘餘舊河堤上的爬藤，它們細緻攀爬灰暗長牆，而結有淺綠小球狀果實的薜荔在堤頂探出綠蔭；路旁大葉欖仁一株株筆直高出堤頂，橫張幾層枝葉上下搖晃更顯東南風氣息，她也能夠從裙裾上感受風的流動。

「真是秋天了。」她低聲自語。

離家走一小段路她看到路旁有成群幼童圍觀兩輛紅漆鮮亮的消防車，盛裝的消防隊員正在為他們指點消防車結構講解裝備。孩子們大都睜大眼睛聽得津津有味，總是會不專心的幾個孩子看到她走近，大聲喊：「艾老師好！」其他孩子跟著附和。

突然聽到孩子們這樣接連放聲大喊她嚇了一跳，趕忙回應：「小朋友好。」這樣，她也想起自己在教室忍受孩童經常突發噪音可能會病情加劇，就又猶豫這幾天是否再和園長請辭。

她一邊回應孩童的招呼一邊向帶班教師點頭致意，說：「這就是戶外教學呵。」

「妳今天不是休假了？」潘雅慧說。

「我路過。」她說：「我要去蕭心怡那裡看衣服。」

「我很久沒去她那裡了，她生意有沒有好一點。」

「我也很久沒去。」

「下星期一妳可不可以再載我去買一些東西？」

這星期一他們一起去過中山路B&O那棟大樓地下層的家樂福賣場，潘雅慧曾經猶豫是否要去二樓HOLA買枕頭和床單；她猜想潘雅慧是要買這些東西，就說：「沒問題，決定了呵。」

「昨天晚上決定了。」潘雅慧靦腆一笑，說：「先同居可以省一個人的房租，而且每天晚上可以那樣呵。」

艾美麗沒有男女互相滿足的經驗，但明白自己經常的慾望；她微笑起來表示贊同但是臉耳羞紅起來，就和潘雅慧告別而拐進一條長巷。

這裡除了一家陽春麵店和鄰長家戶戶門窗緊鎖，只在幾處門口有花壇植栽、懸吊盆栽、微風中圍牆鐵欄間探出的花枝招展，顯得生氣。麵攤熱鍋冒著煙霧老闆娘在後面將小菜分盤，從大片玻璃門望進鄰長家可以看到東南亞年輕女傭和輪椅上的婦人對坐發呆。巷子裡這些花木、蔬果飽受陽光

雨潤每片葉子都綠意盎然，開出的花果也顯得飽滿和喜氣。幾個月前她因為幾次養不好室內植物，開始留意室外植物的可愛；她常駐足欣賞路過的花木，特別還去書店買了一套植物圖鑑仔細認識它們。她也觀賞一個人家圍牆探出的各色九重葛和粉紫色孤挺花，另一個人家門口長出野薑花和西印度群島櫻桃；這人家還用保麗龍箱種幾種蔬菜。有個人家在牆外沿路邊整齊擺了一盆盆花木，其中開出兩朵嫣紅的沙漠玫瑰；還有一個人家在遮雨棚簷下懸吊紅、橙、黃、紫、白五種百日草花。

巷子轉折處有雜貨店，早報陳列在門口鐵架上看起來只賣出幾份，燈光黯淡中老闆半躺在櫃檯後的椅上觀看高懸在天花板下的電視。

這條曲折的巷子後段開有社區小廟、洗衣店和三明治早餐店，近巷口有音樂教室和美語教室。斑馬線上的綠燈只為行人亮十六秒鐘，她匆匆橫過竹林路轉進中興街。

服飾店裡蕭心怡正就辦公桌吃便當；「妳吃過了嗎？」她說。

「還沒。」艾美麗不喜歡那種擠滿飯菜的便當盒，但是看到蒸餃不自覺嚥了口水。

「還剩三個，先給妳吃。」蕭心怡說；「我來打電話要他們再送二十個來。」

「我不餓。」她說：「我看了衣服還要去別的地方。」

昨天中午到現在她只喝過一杯咖啡，蕭心怡給她倒茶她就連喝兩杯。

「這普洱茶我老公前天從西雙版納帶回來。」蕭心怡說：「很好喝，我等等給妳包一點回

去。」

「我可以買一點喝喝看。」

「那就先買半斤好了，我照成本給妳，覺得好喝再說，有些人不喜歡普洱茶說有臭腐味，其實它可以減肥、防止動脈硬化、降低血壓、抗衰老、抗癌還有很多好處，不過喝普洱茶要小心，潮濕或放太久就可能含有黃麴毒素，我老公帶回來的這普洱茶很新鮮很甘醇我一喝就上癮，現在大陸有很多黑心食品我還忍不住問他這普洱茶有沒有下毒，呵呵，最近新聞我有看到老鼠炸成乳鴿賣，要腿有腿要翅膀有翅膀，還有尾椎——屁股上那一點突起呵，竟然是用老鼠肚子有乳頭的部位做成，手工實在高明，啊，說到那裡去了——衣服呵，我這次在大阪看到幾款不錯的，其實妳可以試試看，穿不同的衣服可能改變心情——不管怎樣我還是幫妳帶回一件毛衣，總之啊妳就是愛古典愛端莊不想和一般人從俗也不想和時髦流行，其實啊妳身材好穿怎樣穿什麼都好看。」蕭心怡說：「妳對男人沒興趣，這有點麻煩，我們女人就像花開花落，妳好像也不緊張呵。」

艾美麗每次來看衣服總會被蕭心怡這樣嘀咕；其實她有時候也會想試不習慣的形色，一猶豫就會放棄。她也不習慣在自家外任何地方脫衣服；她們身高體態相近，每次她拿蕭心怡推薦的衣服對鏡比照就決定取捨。這次她也只看一眼就接受一件無領套頭毛衣；這是帶有絨毛的粗線編織，胸前寬條相間織出淺灰和深灰藍色波紋，領下則編成一片片花瓣其間串有墨色繩索可以調整領口鬆緊並

在胸前打蝴蝶結。她也從蕭心怡推薦的衣服中，留下一件混染各種明度和色調的紅色斑塊洋裝。

「終於可以接受彩色呵。」蕭心怡說：「這件我是看了自己喜歡，沒想到妳也愛。」

「這樣呵。」艾美麗說：「那妳要不要自己留下來？」

「我一年三百六十五天都在店裡，穿漂亮給誰看呵。」蕭心怡說。

「我剛遇到潘雅慧，她問妳生意有沒有好一點——她應該很快就會結婚了。」

「那好，我來注意一下有什麼適合她的衣服——我會給她打電話。」蕭心怡說：「我的生意喔，我先生去大陸和韓國找便宜的，我到日本找好的——大概還能維持啦，唉，我們小小一個永和服裝店幾十家上百家。」

艾美麗再次上街，到處可見從辦公室或屋子鑽出來午餐的人群；她在狹窄的騎樓裡幾次遇到家庭主婦大包小包提著魚肉蔬果，一時興起就在幾步路後走進整條巷子的傳統市場；從巷底的永和路出去，她也可以繞路回家。這個市場由店攤夾道組成，蜿蜒三百多公尺；她許久沒來這市場，這次看了覺得魚、肉都比超市生鮮，熟食、小吃和糕點種類不少看起來也比較新鮮可口。她買了一盒現做的豆皮壽司和一條丹麥來的薄鹽鯖魚，還想買什麼卻想不起來。

回到家，她從冰箱拿出一條小黃瓜切成薄片再用蘋果醋調味；那條薄鹽鯖魚她用一把長刀把魚肉切下一塊，又切成細塊去炒飯。她想再煮一碗味噌湯配食豆皮壽司，才想起忘了買豆腐。

午睡醒來她躺著發呆，想起蕭心怡說她看不上大部分的男人覺得納悶；她從沒和任何人談男人，所以不會有自己看得上看不上男人的問題，如果有問題當是自己從來不知道男人是怎樣的東西也不喜歡男人。腦袋轉過這個念頭她就繼續躺著發呆，直到想要正式試穿新衣才能下床。

毛線絨毛看起來摸起來讓她覺得像是身上長毛，那件毛衣她穿起來不像在服飾店比試時喜愛；那件染有各種紅色斑塊的洋裝好像會讓她蒼白的面容洋溢生氣，她卻更加喜歡。

太陽已經越過高樓在落地窗外投出陰影，遠處散布在臺北盆地的樓房叢聚仍然耀眼；新店溪在地面曲折成綠色綵帶非常亮麗。她曾經幾次和朋友說放晴時在高樓俯視蜿蜒的大河並不像在平地看那樣沉灰或泛黃，是近藍色或綠色；不住高樓的人都不信。有一次朋友和她說從一〇一大樓可以看到海她一聽就相信，並且希望自己住得更高，視線能夠越過堤防、河邊綠地、菜園、大河、橋梁、和散布各處的城鎮建築、學校、街道、高架公路、湖泊、直到盆地遙遠外緣的山脈和空缺之間，看到太平洋。

「我可以問問警衛或者請他們幫我注意一下如果頂樓有人要賣套房——散步喔，馬蒂。」她說，一邊從電視櫃抽屜拿出狗套繩；一隻白色馬爾吉斯鑽出陽臺對她搖頭擺尾。這小狗原是潘雅慧從寵物店買來，幾個月前她去歐洲玩把牠在這裡寄放，說這樣狗可以和艾美麗作伴；有空溜一下狗艾美麗也能夠多加一點運動。後來潘雅慧專心在男友身上，嫌這狗礙手礙腳就常扔在這裡。艾美麗

對這隻狗的去留沒什麼特別想法，但是買了一間小木屋擺在陽臺，又找工匠在落地窗紗門下做了小
狗可以自己進出的活動門。

到了公園她解開套索任狗亂跑，自己坐在一排榕樹蔭下讀詩集。

她的注意力一會兒就經不起持續推敲模稜兩可的字句，站起來找狗；越過環狀跑道裡面剛經平
整的大片草地，她終於看到牠在運動場那頭快步跑回來。她以為牠是遠遠看到她就回頭跑覺得很窩
心，隨即看到有一個男人拿著球拍隨後跟來，她就猜想牠一定咬了人家的球或什麼東西。

再一會兒，她看清楚那位先生竟然是她父母的醫生朋友。「對不起喔，詹伯伯。」她說。

「啊，啊，是美麗呵，哇，很高興在這裡看到你——美鳳說不久前妳有去看她，這樣很好，妳
一定要常常去看她。」他說：「呵，我不知道這裡的網球練習場不見了。」

經他這麼說她才發現運動場靠堤防那邊圍了鐵板牆，公園角落那個網球練習場不見了。

醫生夫婦和她父母以前常在那裡一起打牆壁賽球，她自己也曾經幾次在那裡練習擊球；現在那
些人只剩下醫生、他女兒和自己；這樣想，她覺得悲哀也就對這個老醫生覺得親切。

她從馬蒂嘴上取下網球，拿起手絹要把它擦乾淨。

「沒關係沒關係，就給牠玩吧，不要把手帕弄髒。」他在椅子旁放下球拍和背袋，拿出一條毛

巾擦拭頸項的汗水也把臉色擦得通紅。「妳也愛讀詩呵，像妳母親。」

「我讀詩因為偷懶，字比較少呵，尤其英文詩常常一個字幾種意思也有猜謎的樂趣。」

「這樣喔——文學我一竅不通，英文還可以。」他說：「也許妳可以講一首讓我聽聽看。」

艾美麗從一處摺角打開詩集交給他。

「A Light Exists in Spring——」他唸了標題後安靜地把詩看了一遍，說：「好，請說。」

「我就大概說呵——」艾美麗紅起臉說：「三月初春的時候，春光在草地上徘徊，好像在和人

對話，也讓人看到草地那一頭遠處斜坡上最遠處的樹——後來——後來——呢，春天不告而別——

忽然消失，她走了而我們留下來——」

「It passes and we stay，噢，這句有意思——讓我覺得生命有點無辜。」他說：「那——那最遠

的那棵樹是怎樣，看起來是很孤獨還是很漂亮怎樣的呵。」

「那棵樹——啊，我以前想過幾次，今天——今天這時候我忽然想到，可能像是十字架那樣有

神或者神祕的什麼，就是春天來去的地方。」

「這樣喔——哇，能夠這樣想像這樣體會我就不行，我實在太俗氣了呵。」他望著草地遠方靜

默了片刻，說：「下次看到美鳳妳可以和她說這首詩——你們家那些書都還在吧？」

「都留著啊，我上次整理只有很多我父親的雜誌堆放久了內頁都黏住，我就全部送給撿廢紙